



春花冬拾

儿时的小火车，又跑起来了

□徐华山

在建西老森铁处，一辆崭新的小火车在眼前出现时，一种激动的情绪油然而生。小火车第一次试车，我便上车穿行在陌生而又熟悉的道路上。

20世纪50年代，火车还是一个新鲜玩意儿。每当深山里工区的孩子们聚在一起，最热衷的话题便是那穿行于林间的窄轨小火车。它不似今日的高铁那般飞驰，却有一种独特的韵味，它从深山里把父辈们采伐下来的木材和矿石运到山外。每次火车经过，都会掀起一阵阵的灰尘和树叶，煤灰会呛人。怕火车头放气的热气烫着我们，我和小伙伴们便会捂住口鼻，躲得远远的。但眼中却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那时的我们，觉得这小火车仿佛是林子的守护者，带走了我们的梦想，也带来了外面的消息。

我记得，那火车车厢是绿色的，车身不高，车轮与轨道间发出“嘎嘎”的声响。它穿越林间，蜿蜒前行，如同一首儿时的歌谣，悠扬而又遥远。那时候的我们，总是好奇地追逐着小火车。因为还小，不知道这小火车的终点在哪里，于是和几个小伙伴相约去探个究竟，我们得意地坐在车上享受着那片浓密的绿意穿行时，到达终点，也便知道这列火车的终点站是建瓯房道。

我们在车站道别时，没想到被当火车司机的老乡大叔看到，他说，火车就要返程了，你想留在这儿吗？想想也是，四五个小时的火车路程，要是

走路回去还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，几个小伙伴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扭来扭去的。大叔看着我们囡样，笑笑道跟他回去，他还买了几串光饼，挂在每个人的脖子上，当我们中午的午饭。那个炎热的中午，光饼特别的香，小小的心灵感激着那份厚重的爱。

那时的林区，静谧而神秘。树木参天，遮天蔽日。每当夏天来临，蝉鸣声声，与小火车的“嘎嘎”声交织在一起，仿佛是大自然的和谐交响曲。我们在林间奔跑、嬉戏，无忧无虑。那时的天空特别蓝，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我们身上，暖洋洋的。

随后，我们大了，坐上火车去外面的学校读书……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火车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。林区也因各种原因被砍伐、开发。曾经的那片绿色梦境，已变得面目全非。儿时的伙伴们，也各自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。

但每当想起那绿皮小火车在林间穿行的画面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那是儿时的记忆，是生命中永远难以抹去的色彩。它提醒我，即使世界再怎么变，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消逝的——那就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对大自然的那份深深的敬畏与眷恋。

如今，那片林子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模样。但在我心中，它依然绿意盎然，充满生机。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们心中有爱，有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激，那些美好的记忆便永远不会消失。

现如今，儿时的小火车又在林区奔跑了。它带着我的回忆，也带着我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。它告诉我，无论世界如何变迁，我们都应该珍惜那些美好的时光，保持那份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与敬畏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繁华与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宁静与纯真。



生活走笔

烧火堆

□林昌明

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，早年的习俗，这些年渐渐得到重视，年味也浓烈了起来。

我家乡的元宵节，有烧火堆的习俗，把春节的气氛推向了高潮，也使得过年尾声的年味愈发热烈而深沉。

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在顺昌县元坑镇蛟溪、漠武、陈板布、洋坊等多个村，村民们从上午就开始堆火堆。他们把一段段圆木，像搭积木那样一层层往上堆，堆得比个人还高，像小城堡一般，中空的地方可以钻进一个小孩儿，也有规模小一些的木柴相互搭肩，不与积木攀比，架构有形亦可……下午两三点钟，火堆就准备就绪，只等夜幕降临。

夜色渐渐泛起，点火者用汽油为引子点着了火堆的中心地带，几

分钟后火借风势，风乘火力，一簇篝火正熊熊燃起，撕开夜幕越来越厚重的裹挟，夜空被映得通红。

火堆上方的火，势不可挡；火堆内部的火，蓄势待发；火堆周边的火，欢快无比……就算先投身于火海烧尽身形已化为木炭模样，也要红得不亚于火苗。

火堆，旺了又旺，旺了再旺，旺上加旺；火堆，红红火火，热热烈烈，熊熊而燃。

火堆的旺盛，正如人们期盼来年的事业兴旺，财运兴旺，人丁兴旺；火堆的红火，正如人们祈愿明天的生活红火，日子红火，家庭红火；火堆的热烈，正如人们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融，相互扶持，和和美美。

在火光的映衬下，在与火星飞溅的声响的伴奏下，舞龙表演队带

上最美好的祝福和最善意的庇护穿过每家每户。正月十五，烧火堆与舞龙灯，成了当地老百姓的最爱。

古语云：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古人能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平衡，如今我们步入了“知礼节知荣辱”的当下，更有必要树立文化自信，而热爱和传承我们曾经拥有的美好的传统习俗，就是最坚定的文化自信。

烧火堆，把喜庆聚在一起、把欢乐聚在一起、把人心聚在一起。这是一个暖身、暖情、暖心的习俗，它增进了乡亲之间的情感交流，无形间化解了邻里的隔阂；同时为老百姓提供了表达愿望的渠道，给追求美好生活的乡亲们注入了新的动力。

明年，我也要烧火堆。



龙耀新春 吴智成 摄



我见我问

等你，在灯火阑珊处

□许寿辉

每至元宵，总会想起辛弃疾那句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，后来才知，词中“鱼龙舞”，原来与五夫和朱熹有关。

龙鱼，亦称“鱼化龙”，寓意学子一心向学，即可脱胎换骨，由一条普通鱼变成天之骄子、人中龙凤，“五夫龙鱼戏”也因与理学宗师朱熹的一段渊源，成了武夷山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民俗文化。

据考证，绍兴十八年（1148），19岁的朱熹喜登进士，乡人在“莲鱼戏”的基础上，添入“鲤鱼跳龙门”的内容，鼓励后生向朱熹学习，经过多年衍化，逐渐成为当地一项不可替代的独特民俗活动。

南宋宁宗年间，在武夷山冲佑观任主持的辛弃疾应朱熹之邀，来到了五夫一起过元宵，观看“龙鱼戏”，

一心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的辛弃疾，望着眼前令人眼花缭乱的的世界，一种莫名悲喜交织心头，那首流传千古的名篇《青玉案·元夕》，不禁脱口而出：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宝马雕车香满路，一夜鱼龙舞……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。

而今，这一幅繁盛的节庆欢愉，已穿越千年，清晰灵动地跃然在《武夷梦华录》。转眼又是一年元宵，来吧，朋友，到朱熹朱慈故里的建阳，去追寻不曾放弃的梦想……

茫茫人海，世事沧桑，愿今晚观“鱼与龙共舞”的你，乘风破浪后皆有收获，百转千回后都有惊喜，蓦然回首，所有恰逢其时的美好，都在灯火阑珊处。



亲情树下

有民俗专家这样说，中国人过年是一个过程，从腊八节开始到除夕，成为第一个高；大年初一至初三最为隆重，构成第二个高潮；而正月十五元宵节为第三个高潮，月圆张灯结彩，赏灯猜谜闹元宵，才算为过年画上个圆满的句号。每到正月十五闹元宵，我总会想念母亲的那碗热汤圆。

我老家多是山区，水田很少。因此，大米、糯米就成了稀罕之物。每到过年之际，父亲总会设法从外地买回一些大米和糯米，丰富家人的餐桌，而这糯米就是用来做汤圆的。

每年进入腊月，母亲就开始张罗着磨汤圆粉了。她将糯米淘洗干净，浸泡在清水中，每天还要根据天气小心地把握换水的次数，保证糯米不变质。母亲说，米要泡上一周以上，做出来的汤圆才会爽滑细腻。

待糯米一粒粒被泡发，变得晶莹剔透时，就可以上石磨磨粉了。随着磨子的转动，浸泡的糯米经磨盘的碾压，变成白白的细浆，从磨盘的边沿流下来，雪白雪白的，有的造型还挺像浓缩的北极冰川。米浆磨好了，就用白布包裹起来，吊在屋檐下等水沥干后，再经过几天晾晒，就变成一坨一坨的糯米粉了，收藏在容器里。要吃的时候再加温水揉搓，便可以进入包汤圆的环节了。

糯米粉备好，母亲就忙着准备汤圆馅子，将精心挑选的芝麻、花生、核桃、陈皮等原料，一一放入锅里面炒到香酥脆黄。母亲说，汤圆好不好，全靠这口馅，马虎不得。炒好的材料还要用擂钵舂捣，不用太细，有颗粒感的口感更佳。舂好的馅料还要加入融化的红糖或白糖，那时糖很稀缺，有时也用地瓜（红苕）熬出的糖浆调制，这就成了香酥可口的馅料了。

包汤圆看似简单，其实是个技术活。儿时在老家，每当元宵节包汤圆时，我总喜欢围在母亲身边，学着她的样子做。开始包得不好，个头不均匀，一下锅煮馅料还容易流出来。这时，母亲也并不责怪，而是不厌其烦地教我包汤圆的诀窍：“要把糯米粉搓成圆形置于手心里，轻轻地按一个凹形，再将馅料放进去，顺手一合捏紧，双手慢慢搓一会儿就成了。”母亲耐心教，我虚心学，没过多久，我就像母亲一样能包出又圆又均匀的汤圆了。

后来，参军到了部队，探亲的时间多次错过正月十五。而每次回家，无论是不是过年，母亲都会像过年那样备一些汤圆粉，一家人围在一起，一边包着汤圆，一边拉着家常。这时母亲都会念叨：“我们这时包汤圆，也是在包乡愁、包思念。我们要把馅料装得满满的，搓得圆圆的，把祝福、思念都包进汤圆里。”

再后来，母亲去世了，几次探亲回老家，弟妹们也会张罗着包汤圆，但总感觉吃不出母亲包的那个味道，因为那是母爱的味道。甲辰龙年元宵节到了，我想念母亲的那碗热汤圆……

□何东平

想念母亲那碗热汤圆

